

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地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 “今天”的她 “金嗓子”周璇的命运，告诉女人们这些道理

文/魏剑美

1920年8月1日，即97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两栖演艺明星、有“金嗓子”美称的周璇出生。在她短短37岁的人生中，拍摄了43部电影，演唱过200余首歌曲。其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忆江南》等闻名中外，演唱的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更是堪称不朽的经典。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散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但，这样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繁华的背后却是不堪直面的沧桑与悲凉。所谓红颜薄命，所谓天妒红颜，所谓戏梦人生一场空，无一不在周璇的身上得以演绎，让人读来备觉苍凉，暗自垂泪。周璇名满天下，却始终不曾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原本出身江苏苏姓人家的她，早在三岁时，就被沉迷大烟的舅舅拐卖。几经周折，后来到了上海一户周姓人家家里，更名为周小红。奈何养父亦是瘾君子，差点将她卖进妓院。12岁那年，一个偶然的

机会，她出众的声音条件引起了身为明月歌舞团钢琴师的邻居张锦文的注意，从此踏入演艺圈。明月歌舞团的老板是后来名动一时的大音乐人黎锦晖，聂耳等诸多名流均出自他的旗下。对于周璇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奇才，黎锦晖自然能慧眼识珠。“周璇”这个名字就是他亲自起的，而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了旧上海演艺界最耀眼的标志之一。

1937年上映的电影《马路天使》就像是周璇量身定做的一般，甚至片中的女主角就叫“小红”。自小被拐卖的“小红”随琴师出入茶楼酒馆，卖唱为生。流落风尘而不失清纯的她唱起“天涯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时，不仅观众，就连周璇自己都不免恍惚：剧里剧外人物的身世、命运、性情，几乎浑然一体。那种颠沛流离的感怀，浮游尘世的惆怅，怎不催人泪下！

就像一切心傲命贱的青春女子一样，周璇也期待着爱情的拯救。她的指导老师严华就被赋予了这个角色。严华也是一个颇具才华的作曲家和演员，名曲《花好月圆》就出自他的笔下。当时他在明月歌舞团给周璇上课，教她普通话和声乐知识。两人一度被认为是天作之合，但随着周璇被国华影业挖去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开始传出她与国华老板柳中浩的绯闻，而心灰意冷的严华也开始夜不归宿。这段被不少人看好的婚姻仅仅维系了三年，就落得劳燕分飞，各自神伤。

婚后的周璇开始更为谨慎地对待感情，但熬不住“痴情公子”朱怀德的死缠烂打，终于为他的体贴与周到所感动。哪知世上所谓的痴情公子多是未得手之前的爱情演员，一旦如愿，其痴情很快就会转移到别人身上。最终朱怀德除了让她怀上一个孩子，不但没给她留下任何东西，还骗了她一笔巨款之后远走高飞。

周璇的最后一个男人是做美工的唐棣。关于这个男人有多种说法，但不变的事实是：他被周璇的养母起诉到法庭，最后被以“诈骗罪和强奸罪”判刑。而周璇则再度精神病发。虽然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与护理，周璇也一度复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出演过多部电影，但过度透支的劳累、心力交瘁的感情，还是让她无法

承受。甚至在片场她都突然失控，又哭又笑，让人瞠目结舌。1957年9月，一代巨星因为急性脑炎含恨而去。

无论古今中外，周璇式的悲剧可谓屡见不鲜。所谓红颜薄命，或许隐含着某些生命逻辑与世情规则。一个女人，名气越大，越容易成为猎艳的对象以及猎艳之后的被背叛者。或许，我们很难简单地责怪负心男子。何也？因为人性自身的弱点与生俱来。雄性先天就喜欢征服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目标，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女性。也就是说，诸多男性之所以热衷于追逐名气大、地位高的女性，很可能并非因为对其人品与才华的欣赏与认同，而是因为对此类目标的达成，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理。

在不少案发贪官的人生历程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演艺明星的身影，说到底，这些明星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像钻石珠宝、豪宅名车一样的标志物，而非活生生的具有主观选择能力的爱情对象。

红颜薄命的种种故事版本，其实提醒了更多的人：爱情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相互的情感，心与心的沟通与懂得才是根本。出类拔萃的女性因其光环引来了更多的追求者虽然是好事，但也因此让自己更加难以辨别真假，而且由于越是虚情假意者越善于表演与迎合，善于制造浪漫、痴情、高大上的氛围，其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审美能力，更忠实于内心，才能甄别那些真真假假的表演，才能发现和找到自己灵魂的伴侣。



扫一扫，分享美文

编者按

《细说湘女》栏目已经连续推出了近一年时间，暂告一个段落。如果你是这个栏目的铁杆粉丝，首先提醒你，千万不要失落，因为下一个主题的文章马上会跟上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且依然会邀请我们一直喜欢、一直追捧的女作家们参与创作。

今天这篇文章，是小编从专栏作家陈晓丹的近作里选出来的，没有特别的女性视角，也没有曲折的故事起伏，但是却适合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细细一读。既能让我们在酷热的时光中体会到一阵清凉，又能让浮躁不安的心找到一丝温暖。当然，如果看完这篇文章你觉得对胃口，可以给小编留言，也许接下来我们会为你量身打造一款适合你心情的文章呢！

### 都市脸谱

文/陈晓丹

去年冬天的某个晚上。做完SPA，已经快9点了。会所的女孩子们笑容可掬地送我到门口，嘱咐我多多回店护理，我连声回答是是是。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报》《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合创人。

跟她们道别，我推开门，强劲的寒风迎面吹来，竟是刺骨的疼。

回头看看那道门，门内是二十几度的温暖乡，门外却几近零度，一门之隔，已是两重天地。

打了几通电话，大家似乎都忙，我只能漫无目的地在深冬的街头闲逛。

人民路那家有名的包子铺还在营业，蒸笼上冒着热腾腾的白气，肉包子的醇香满街飘散。这热气和香气在寒夜里显得那么诱人。很多人买了，迫不及待地啃，脸上露出满足的笑。有时候，简单的快乐才是最快乐。

冬夜寒风凛冽，我静默前行，路过的店铺，在身后陆续打烊。这是太寻常的风景，寻常得让人忽视。

## 给我一个笑脸

一辆142路公交车，缓缓地停靠过来。我竟走到了公交站。我跳上车，脑子还游离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思绪中。

公交大叔没有表情。只在投币的时候望一眼钱箱。车上的人，大多数没有表情。坐在位子上，窝着脖子，望着窗外，窗外是一棵棵倒退的树，苍白色，死灰地，都是冬天的色彩。

有人误了站，大声埋怨公交大叔不报站。公交大叔瞪着牛眼反唇相讥。夜里的吵闹声特别响亮，孤零零地在车厢回荡。乘客们漠然观望，然后把头扭向窗外，继续看路旁的树。

车到万家丽，车门打开，一个乡下口音响起来：“师傅，等我一下，我还有东西要搬。”说话间，一个矮小的身影跳上公交车。手里拎着一只电钻。他飞快地放下东西，满脸是笑地看着公交大叔：“师傅，你等我一下好嘛，我还有东西。”

昏暗的街灯照着他的脸，我看到了一张最动人的笑脸。他诚恳地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容绽放在脸上，像怒放的菊花；又定格在脸上，仿佛不会枯败。我分辨着他的眼神，饱含谦卑、讨好和诚恳。暴躁的公交大叔终于不敌这种诚意，默许了他。

男子飞快地跳下车，跑向车站旁的一个门面。那

是一个正在装修的铺面。他是一个装修工。

大约等了三分钟，男子终于夹着一块大木板，提着两只空水泥桶上车了，桶里还搁着刮水泥的铁板。很奇怪，满车的人没有因为冰凉的等待而抱怨，只凝神地看着。

陆离的光线照在男子蓬乱的头发和满身油漆的工作服上。他靠着扶手，从怀里掏出一包槟榔，“胖哥”牌的，两块钱一包。他笑嘻嘻地撕开包装，拿出两口，哈着腰递过去：“师傅，来两口吧。麻烦送你呀！”

破天荒的，暴躁的司机竟像听话的绵羊，微笑着接过槟榔，开心地扔进嘴里，吧嗒吧嗒嚼起来。

男子又从兜里摸出一张皱皱的钱，扔进钱箱，然后搓着手，一路点头微笑，坐到了后面。满车乘客紧绷的肌肉松弛了，相视会心一笑。

一丝温暖悄悄渗入心灵。在寂寞的寒夜，在漠然相处的人群，在不易感知快乐的都市，在笑容做作的年代，忽然有种笑天真无邪，令人由然心生快乐。我如此，公交大叔如此，满车乘客皆如此。

我仅仅是看到了一张笑脸，这有多简单。



扫一扫，分享美文